

宋词精品

(下)

SONG CI JING PIN

精品珍藏

关立勋 主编

『宋词』是宋代作家创作词作的总称。『词』全称『曲子词』，是一种依据一定音乐曲调填词，并能加以歌唱的诗歌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词的产生年代虽然很早，其创作在宋代却最为繁荣，『宋词』遂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词在形式上很有特点：每首都有一个词牌；句式长短不齐，参差错落。宋词的作者很多，并且形成了不同流派。若大致归类，则可分为『婉约』……



北京燕山出版

宋词精品

关立勋 主编

(下)



北京燕山出版社

清平乐

朱淑真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卧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这首词是词人对一次爱情体验的甜美回忆，它不像词人其他思妇词的怨伤苦涩，而是笔致纯情真率，写一次与情人相约同游西湖时发生的一段韵事。那日正是“携手藕花湖上路”时，遇上了“一霎黄梅细雨”，真是天不作美，但词人心里却不这么看。虽然事后她也在词中写道“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恍若有憾，情似微嗔，然而她内心深处必是又惊又喜。游湖遇雨，必然要找个避雨处，或是树伞之下，或是藕花深处，雨雾中四周悄寂无人，环境极为清幽，此时，词人再也掩饰不住心旌的摇曳，难以按捺沸腾的情感，扑向了情人的怀抱。一个娇痴而不谙世故的女子形象一下子就跳到了读者的眼前。

词人在刻划自己的那段情事时态度相当坦率、明朗，但是在南宋“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这种“娇痴不怕人猜，和衣卧倒人怀”的举止自然会被斥为“有失妇德”、“淫娃佚女”之行。无独有偶，与朱淑真不相前后的李清照也曾写过一首较有煽情意味的词《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这种大胆地描写爱情之作，被王灼讥评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碧鸡漫志》），实际上，这种讥诮是对女词人写出如此热烈奔涌情感的鄙屑，甚而是完全的不解。仿佛女子不可能也不该有内在的情感，即便有应深藏于心，李清照、朱淑真两位女词人这般坦言隐衷便是有失妇德，是对清规戒律的亵渎，自然要遭到攻

击。几千年来，封建礼教束缚着中国妇女的身心，泯灭着她们的个性，心中纵也有万千的情愫，也只能以“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韦庄《女冠子》）的幽隐形式表现出，只有这样才能为文人雅士所称许。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大胆地表现情感生活的作品走出重重的束缚，早在汉乐府民歌中就有“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碧玉歌》）的爱情场面的描写。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南朝民歌《读曲歌》）更是唱出了两情的温存缠绵。就连南唐后主李煜在描摹与小周后的幽会时也不禁写下了她的“一向偎人颤”，“教君恣意怜”的真实情态。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女子客观心理的体现，她们也有情欲，也有对柔情的渴望，因而在表现两情的热烈时，她们有时会更奔放，更主动一些，可能会将平日的娇矜完全抹去。朱、李两位善文的女词人正是许多女子同时也包括她们自己这种心理的代言人，那种“娇痴不怕人猜”、“眼波才动被人猜”所表现出的细腻与实在，不也被后代文人嘉许为“善于言情”之笔吗？

生查子

姚 宽

郎如陌上尘，妾似堤边絮。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

宋代词人多与歌妓交往，这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交往的目的，既有寻觅知音、在她们这种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圈子里求得相互同情与慰藉者；也有为解一时之忧、寻一时之歌舞欣赏而萍水之交者；自然也有寻欢作乐、甚至追求异性刺激而挥霍钱财者。宋词中描写这种社会现象的作品，占有相当比重。这些作品，凡成功而优秀的，都具一个共同特点，即注意描写双方尤其是女方的思想感情，能以平等精神对待这些歌妓，能以严肃认真态度描写与她们之

间的友谊。否则，以歌妓为玩物的狎客态度，至多能描摹出女性的形态美，却绝写不成真正的感情，更不可能写出这些女性的内心痛苦。

作为歌妓这一方来说，对于文人们的交往目的，一般说是比较有准确的把握的，因此，在词作中，人们就看到歌妓们对不同交往目的者的不同回答。前者如柳永的《雨霖铃》，后者如敦煌曲子词中的《望江南》，而中者恐怕要数姚宽这首《生查子》最典型了。《雨霖铃》所写的，是词人与歌妓结为知己，以至分手时“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定下今生情，日后重来，是定会相见的。这种坚定真挚的感情，赢得了后世的同情与赞美。《望江南》则十分冷漠、委婉又坚决地拒绝了纨绔子弟的纠缠：“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她们知道这些人的花言巧语哪怕是信誓旦旦，也都和他们口袋里的钱一样：肮脏而不可信任。交往目的的上者与下者都好写，相比之下，这大量存在的萍水相逢式的交往，最难下笔，因为心事最难琢磨，“风向不定车难转”啊！

姚宽这首《生查子》，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种萍水相逢式的交往中的复杂感情。结识的是好人，但还没有深深把握对方的心。至于自己脱籍从良随他而去，更谈不上。而此时，男方却要启程告别了。再深交吧，没时间了，不可能；彻底割舍吧，有了相当的投入，又不甘心，全是矛盾。作者首先以形象而又十分准确的比喻一下子给二人关系定了性：“郎如陌上尘，妾似堤边絮”。大道上的尘土，河堤上的柳絮，都没有根，微风一吹，即散即聚。或者“相见两悠扬”，一见钟情；或者“踪迹无寻处”，瞬息即分。这饯行告别的酒宴上，男子一语未发，他也不能发，倒是这女子泪滴不止却借酒浇愁，连自己也没有把握地问道：“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其实她知道，问了也白问，但白问也要问，她有一种迫切愿望啊！歌妓命运，使她们如在水中，她们盼望手中抓到的绝不是稻草而是巨木，机会太少了啊！可是，身在水中，她们掂不准份量。何况，从根本上决定她们命运的，主要并不是他和她自己，而是社会啊！

水调歌头·九日

韩元吉

今日我重九，莫负菊花。试寻高处，携手蹑屐上崔嵬。放目苍崖万仞，云护晓霜成阵，知我与君来。古寺倚修竹，飞槛绝尘埃。

笑谈间，风满座，酒盈杯。仙人跨海休问，随处是蓬莱。落日平原西望，鼓角秋声悲壮，戏马但荒台。细把茱萸看，一醉且徘徊。

这是韩元吉约辛弃疾一起重阳登高所作。

韩元吉出生在北宋末，十岁时北宋亡，从家乡河南许昌逃难江南。他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他曾受命以试礼部尚书名义为朝廷正使，率团北去金国祝贺金主生辰(这是宋金议和决定之一，宋必须年年派员前去祝贺)。在金人宴席上，他听到乐班演奏北宋时期乐曲，感慨万端，写了《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一词，并寄给了陆游，抒发亡国之痛。归国之后，他任吏部尚书，又任婺州、建安知州，力主抗金，与陆游、范成大、张孝祥、辛弃疾均有诗词唱和。但此时朝廷已完全无力、无心抗金，仅能维持苟安而已。见北上收复彻底绝望，韩元吉即辞官徙居信州(江西上饶)，从此不问朝政。

这首《水调歌头》即写在信州闲居时期。九月九日，他和被罢官闲居在这里的辛弃疾一起登城西云洞游览，他凭高远眺，远近尽收眼底而往事翻涌在心。

从词题和字面粗看，这里写的是重阳节登高，但若细读字里行间之意，尤其是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思想主张看，这真是另一种“处处景语皆情语”了。“苍崖万仞”、“随处是蓬莱”的秋景中，抒发着词人豪放而慷慨的情怀；而那似闻“鼓声秋声悲壮”的戏马荒台的出现，则深深地点出诗人“一醉且徘徊”的原因：国家形势腐败，

收复中原绝望。词中所写的“戏马台”在今江苏徐州，它在历史上曾两次出名：一是楚汉古战场，这里的战事曾十分壮烈；二是南朝宋武帝刘裕曾在这里以送孔靖东归而喜宴群臣（谢灵运曾参加此宴并有诗记其事）。词人在描写登高远眺之后，眼光停在“落日平原西望”，然后听见“鼓角秋声悲壮”，看见“戏马但荒台”。这里出了岔子：韩元吉此刻所在，是江西上饶，却看到了江苏徐州的戏马台。徐州在上饶西北约八百里，怎么能见？这是作者故意错误、“别有用心”：楚汉古战场那悲壮鼓角、英勇作战的场面，今天没有了；当年刘裕从江南北伐的壮举，今天连想也不用想了。词的结拍，作者补上一句：“细把茱萸看，一醉且徘徊”，扣上了题目：重阳须饮酒、插戴茱萸。但这里又是一个深刻寓意——仔细端详、凝视手里的茱萸是什么意思？难道仅仅是应个景吗？王维那“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慨，不正因为“每逢佳节倍思亲”吗？韩元吉的思绪又飞回了家乡：那早已被金兵占领了的河南许昌。他会写词，小小道具也为点明主题派上了用场。

点绛唇·途中逢管倅

赵彦端

憔悴天涯，故人相遇情如故。别离何遽，忍唱阳关句！我是行人，更送行人去。愁无据，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

离别，倘若是送别，固然黯然消魂，但心中总有个安慰：等待来信。但人生经历中还有一种离别，即偶逢遽别、客中送客——双方关系亲近而久无音信，在各自的旅途中，突然地不期而遇，随后又要立即分手、各奔行程，且不知今后何时才能再相见。此时的分手离别，该是什么样的感情呢？赵彦端这首词，写的就是这种“他乡遇故知”又匆匆而别时的感慨。

不期而遇的偶然相逢，首先是惊讶相认、大喜过望、十分亲热；之后是追述往事、互问情况、激动感慨、不知不觉中天晚夜深；最后是匆匆又别、互道珍重、依依不舍。写尽这全过程又十分成功的作品，当推唐代诗人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赵彦端此词没有进行全过程描写，却突出了即将分手那一刻的愁别之情。忽聚忽离，使双方难以忍受，以至连《阳关》曲也听不下去。行人送行人，双方没有确切行止，分手很可能就此一别而难知再会之日，甚至永无再见之时了。双方又都各有情况在身，不可能再留。这种愁，真是说不出的滋味：“无据”。作者写这种依依之情，没忘记点上周围景物衬托：“寒蝉鸣处，回首斜阳暮”，这正是离人眼中景，处处皆依依。

赵彦端为宗室，是魏王赵廷美的七世孙。他曾担任建宁（今福建建瓯）知府。词题中的“管倅”，生平不详。是一位姓管的通判（倅），即州府长官的助手，也许他正是若干年前赵彦端任知府时的通判。以赵彦端的身份、身世，竟然把旅途称做“憔悴天涯”，表现出倦怠、孤凄、寂寞，对一位偶遇的下级官员也直率地表示感叹，可见南宋政权、人心之一端。

踏莎行·山居

张 抡

秋入云山，物情潇洒，百般景物堪图画。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已喜佳辰，更怜清夜，一轮明月林梢挂。松醪常与野人期，忘形共说清闲话。

写秋天山中景色，这首词很成功：一是抓住了秋天的季节特点，概括为“潇洒”，并以此精神去具体描绘；二是对秋日山林的典型景色，留下了“图画”般的名句：“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宋词中，

秋景在文人笔下，每每是凄清、萧瑟以至肃杀的，而张抡此词，却给人以明朗、清秀、潇洒的感觉，这是实属难得的。当然，他的“山居”（词题）生活，使他久于观察、易别主次、得辨优劣是很有关系的。

秋天的景色，从“秋入云山”开始，就显出它“物情潇洒”的特色，没有春天的风沙、夏天的湿热，没了春天的忧愁、夏天的烦躁，天高气爽，心情豪放。那山中，真是“百般景物堪图画”，但哪一种景色最典型呢？当层林尽染、千树万树的丹枫红叶与兰天白云相互映衬的时候，当千万朵金黄菊花开放在山坡山脚的时候，谁不陶醉呢？见过北京香山红叶吗？到过香山静翠湖这个观赏红叶最好的地点吗？每年秋分至霜降去香山，站在静翠湖北岸南眺，那真是“丹枫万叶碧云边，黄花千点幽岩下”，假如将张抡这首词的上片碑刻在静翠湖畔，那真绝妙无比。

在南宋一片哀音悲声中，怎么会有这样一篇似乎忘记了社会现实的词作呢？张抡不是关心社会现实的隐士，更不是心中只有自己的“逍遥派”。他是北宋都城汴京人，国破南渡、背井离乡，他在宋高宗时期担任过知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这职务使他有机会在皇帝身边侍奉，“去年元夜奉宸游，曾侍瑶池宴”（见他的另一首词《烛影摇红》），正因此，他比一般人更近距离地看到宋高宗们是怎样终日纸醉金迷而毫无恢复中原之志的。他失望了，“今宵谁念泣孤臣，回首长安远”，他“满怀幽恨”，“可是尘缘未断”，他在矛盾中辞官进了山林，自称“出莲居士”，取义出污泥而不染。朝政腐败，祖国江山是可爱的，他用他的笔给后人留下了山水名篇。

水调歌头·定王台

袁去华

雄跨洞庭野，楚望古湘州。何王台殿，危基百尺自西刘。尚想霓旌千骑，依约入云歌吹，屈指几经秋。叹息繁华地，兴废两悠悠。

登临处，乔木老，大江流。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一夜寒生关塞，万里云埋陵阙，耿耿恨难休。徙倚霜风里，落日伴人愁。

袁去华在宋代名词作者中，可能是地位最低的，绍兴十五年之后，仅做过两任知县，但这位书生知县却有很强的爱国心。这首借怀古抒发自己报国无门苦恼的词，就写在担任善化（湖南长沙）知县任上。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八载，当时担任潭州知府的著名主战派词人张孝祥（善化县的上级）看到袁去华这首词，很赞赏，亲自书写一遍。

定王台在长沙市郊，是汉景帝之子定王所筑其母之墓。西汉时期的长沙，十分富庶，定王台也修筑得十分壮观，那台基就有百尺。当年“霓旌千骑”、“人云歌吹”，气魄也大得很。但是，当作者去凭吊时，“兴废两悠悠”，只有“乔木老，大江流”了。定王台已令人感慨，可眼前的事更令人“耿耿恨难休”，连本朝各皇帝的陵墓也在敌人占领之下，这国耻国难竟不得去报，无路去报，“空白九分头”（头发几乎全白了）的，又岂止是书生！作者依稀看到定王台幻化成宋家陵阙。没有强盛的国家，个人谈何施展抱负呢？他似乎已感到这大宋江山正如眼前的。落日”，除了“叹息”、“愁”之外，他还能做什么？谁能让他做什么？

登临远眺、遥望中原而赋爱国之词，梦幻怀旧以痛今非而呼抗战之志，将春愁夏闷秋苦冬恨与自然景物交融并举而抒忧国之愤，这在宋词中屡见不鲜，是常见手法。以怀古形式将古拟今，且使古今景像叠印以示警抒怀，袁去华这首词的表现手法，可以称做是别具一格而有所创造的。

钗头凤

陆 游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官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

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的这首《钗头凤》和由这首词所引出的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记述故事、考证本事、演绎词义、论说思想、鉴赏品评等各种有关文章，历代皆有，不下百千。近十年来，更有话剧、电视剧的演出播映，使此词此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一首词而引起如此大规模、广角度、长时间的研究和轰动效应，这在整个宋词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切，固然与陆游本身的人品（伟大的爱国者）和成就（伟大的诗人）有关，但就《钗头凤》这首词本身来说，它那痛彻肺腑、催人泪下的内容和曲尽其情、形式完美的表现手法，还是根本原因。

陆游二十岁（绍兴十四年）与唐婉结婚，因唐婉的才华和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陆母的不满（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家居有种种“规矩”）。不久（陆游二十三岁之前），其母强迫他与唐婉离婚。按封建礼法，他不能违命，虽经种种哀告、抗争，终归无用，最终只能痛苦分手。此后不久，陆母为其续娶王氏，而唐婉则奉家命改嫁同郡宗子赵士程。绍兴二十五年（1155）陆游三十一岁时，偶游会稽（今绍兴）城南禹迹寺南的沈园，意外地与唐婉、赵士程相遇，唐婉即遣人将黄封酒、果饌送到陆游面前，请陆食用。一别八九年，心恋从未中断，陆游“怅然久之”，于园内壁上题写此《钗头凤》一词，怆然而别。唐婉读此词后，和其词，不久即郁闷愁怨而死。此后，陆游北上西戍，从事抗金事业，又辗转川蜀任职，直到五十四岁才返回东南，六十六岁罢官回会稽，家居直至八十五岁去世。据宋人陈浩记载，沈园后来被许氏买下，“淳熙间（1174—1189），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1192年陆游六十七岁时，也就是罢官回会稽不久，他就去了沈园，看到当年题写《钗头凤》那墙壁被保护起来，只是事隔近四十年，字迹已有模糊不清之处。他十分感慨地写诗一首记此事，诗前小序说：“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中哀悼唐婉：“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宋宁

宗庆元五年，陆游七十五岁，住在会稽城外鉴湖，“每入城，必登（禹迹）寺眺望（沈园），不能胜情”，写下两首绝句，同题《沈园》，其一云：“梦断香消（分手、唐婉死）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即将死去），犹吊遗踪一泫然。”直到八十岁那年，陆游又写诗悼念唐婉：“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八十四岁即去世前一年，陆游还在写诗怀念：“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什么叫爱情？什么叫至死不渝？陆游以其一生的行动做了令人热泪难忍的说明。

仆人递过果品的手，使陆游想起曾经多次伸出侍奉自己的唐婉的那双红酥手。打开黄滕封着的酒，不，这是泪水不是酒。满城春色依旧，可唐婉已如宫墙内的柳，可视而不可攀，她已是别人的人了。“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唐·韩翃《章台柳·赠柳姬》）。这“满城春色宫墙柳”，更使陆游伤心之至，他甚至悔恨自己为什么忘记了这美好春光并不属于他！当年，正是这东风恶狠地刮断了他的欢情，使他满怀愁绪，至今难休！写到这里，词人一迭声地喊道：“错，错，错！”母亲不该拆散我们夫妻，这是她的错！当初无论如何不该分手，这是我的错！命运不该如此折磨我们，今天，已是各有家室、人事皆非了，上天却又做出如此无情的安排，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啊！一切都错了！春风依旧，春色依旧，但一切美好春光中夫妻恩爱的情景却永远不能恢复了，人再也不能团聚了！哭吧，让泪水带着胭脂红色湿透了薄纱手帕，泪眼朦胧中，再看看这闲池、废阁、落花，当年那永不相负的海誓山盟，那彼此忠爱的依依深情，都还在啊！可是那礼法更在，人言更在，锦书难托了。人在情在，却生如死别，这……罢了。不用再说了！罢了，请你不要怨恨我，不要再想念我了！罢了，让这一切都完了吧！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去爱了，爱情在我心中永远永远地死去了！

读着这首词，谁能不说这是字字血、声声泪！谁能不说这才是坚贞的、生死不渝的爱情！翻阅陆游全集五十卷，中有诗词近万

首,其中竟无一慈爱之语于其母,也无一爱情之篇给续妻王氏,而竟有几十篇悼念唐婉之作,从三十一岁写到八十四岁!这真令人万分感慨之余,甚至嫉妒唐婉了。唐婉虽二十几岁即死去,但她却真正赢得了一个人的心。能在死后六十年里仍不断被人真心地悼念,且不断写成诗词、洒以泪水,能有这种幸福的人,中外历史上恐怕也极为罕见吧!

爱情,是词的永恒题材,但同样是表达对爱情的坚贞,描写情人热恋、海誓山盟则易,因为这是一种欢乐的爱情,如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描写物在人亡、思亲肠断则难,因为这是一种沉痛的爱情,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描写情人虽在却生如死别的,最难,因为这是一种深挚无告、令人窒息的爱情,陆游的《钗头风》正是这种作品的代表。无论古今中外,美好而深刻的爱情,往往是以悲剧为结局的。陆游唐婉的爱情悲剧故事和《钗头风》词,应该列入世界最著名的爱情文学故事之中,它毫无愧色!

附记;一、陆游与唐婉关非姑表兄妹,这已被近年若干论文所考证,《宋史》及陆游自己的某些文章也均有迹可寻。唐婉家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祖父为宋徽宗宣和年间鸿胪少卿唐翊;陆游母唐氏为江陵唐氏之后,此唐氏曾祖父为宋神宗时参知政事唐介。二唐无关,误传在周密。二、本文所据,包括近人于北山的《陆游年谱》、宋陈浩《耆旧读闻》卷十、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卷十一、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及《历代诗余》卷一一八。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陆 游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

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敝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陆游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一生以抗战恢复为己任，在他的近万首诗词中，有约百分之六十的作品写的是抗金、收复失地的题材。在晚年回顾一生的作品中，有两段生平经历是他念念不忘、屡屡写入作品并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是隆兴抗战：孝宗初年他担任建康通判和镇江通判时，参加了张浚组织的北伐战役，在瓜洲镇江的长江江面上，楼船横江、江淮诸路军马齐聚，军容威壮。另一段生平经历是川陕九年：宋孝宗中期，在四十六岁至五十四岁这九年里。他以夔州通判入主战派的西南军政负责人王炎幕下任干办公事（相当于机要秘书），活跃于南郑（今陕西汉中）前线。他戎装铁骑、驰骋边境，深入部队、参与策画军事行动，参加卫戍大散关战斗。这两段生平经历，晚年在他写的《书愤》一诗中，被形象地概括为“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每近前线则兴奋，每被撤往后方则苦恼，这种积极要求抗金战斗的思想，屡屡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这首《汉宫春》也正是如此。

在南郑前线不到一年，朝廷投降派撤掉王炎西北统帅职务，奉调回京，而陆游则被安置到后方四川成都安抚使处担任一名闲散的参议官。面对这一切，他十分痛心，认为抗战大业又将渺茫，所以，当他按命令经剑门关入蜀时，伤心地写下了一首诗《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从一个马背杀敌的战士，变成一个驴背苦吟的诗人，他不愿意，但又无可奈何！带着这种情绪，他来到成都，又写下了《汉宫春》词。

《汉宫春》以南郑前线的生活和成都闲适的生活做鲜明对比，表明了陆游的爱憎态度与是非观，写出了自己的理想、感慨和不满。他在词中以饱含感情的笔墨，歌颂了南郑前线那激动人心地、永难忘怀的生活：“呼鹰古垒，截虎平川”的英武活动，“暮归野帐”

的军旅色彩，等等。他也甜蜜地回忆在那里他自己生活得多么潇洒：“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正是“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在前线，他真是有用武之地。可是，现在却呆在成都这么个地方，他看到了什么？他在这里能干什么？这里丝毫没有抗战气氛，仿佛不知道还有中原未复这件事，又是“元夕灯山”，又是“重阳药市”，万人乐处，歌舞不断。陆游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不由得为前线那万千士卒，为中原那千千万万“忍死望恢复”的父老而“时时流泪尊前”。陆游不甘心过这样的享乐生活，他时时把国家兴亡和个人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盼望有一天还能重返前线，去为国家建立功勋，他到这时为止，还自信地说：“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何等豪迈的自勉与勉人之语啊！可是，陆游太天真了，他没有料到朝廷这个“天”下定决心不抗战，他不用说重返前线，就是连议论抗战之事也被同僚和上司认为不合时宜、“颓放”。三年之后他才明白这一点，于是愤愤地在成都写下了《关山月》那首名诗，悲痛地诉说“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中原千戈古已闻，岂有逆胡传子孙！”爱国、忧民，以抗战、收复中原故土为己任，无论朝廷怎样妥协投降，他都始终不渝，这就是陆游！

诉衷情

陆 游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当属于自己的岁月已经不多了的时候，人们往往在回忆中度日。有过辉煌历程的，自是欣慰；有过幸福生活的，自是甜蜜。但

是，当一个人一生都在孜孜不断地追求某一目标，结果却不是因为自己无能，而是客观环境势力的有意刁难阻挠而未能实现的时候，他会怎样回忆呢？如果他所追求的目标绝非个人享受，而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回忆时，他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和情感呢？读读陆游的这首《诉衷情》，真可使人在找到答案的同时，听到那悲愤的恨恨之声！

陆游一生至死不渝的精神，是爱国主义；认定终身的事业，是抗金救国、收复中原。北宋灭亡时他虽然只有两岁，但在他青少年时期所亲见亲闻的父辈前贤们激昂爱国的精神，却决定了他一生的思想。二十九岁参加进士考试时，已定第一名，却因力主抗金而被秦桧抹掉名字。孝宗继位后他得以从政，但因积极参加隆兴北伐而被罢官。四年后再次出仕，又因在汉中前线过于热心抗金而被调往后方。到六十二岁第三次出仕为严州知州时，又因屡写抗金主战诗词被罢官，这次到死也未再真正起用。

《诉衷情》词就是在闲居镜湖的晚年时写的。“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一生心系抗金前线、抗战事业，但却只能老死家乡镜湖水边，这是他死不瞑目之事。他为自己有过“匹马戍梁州”（陕西汉中前线）的辉煌时刻而自豪，但如今却只能在梦里重现了。夜夜梦在前线，醒来却闲居家中，当年那貂裘征衣都已陈旧变色，这一切，使他悲痛之极，只有“泪空流”！这“空”，一是自认为虚度此生、壮志未酬；二也是深深绝望：即使再给他一次青春，理想也仍是不能实现，朝廷政策会让你一切落空。

陆游在严州任职期间，将自己此前作品均亲手编次刊印，为了特别珍视自己一生中真正处于抗金前线的生活，他把自己的文稿定名为《渭南文集》（渭南，即南郑地区），又将诗稿定名为《剑南诗稿》，二者合以纪念川陕九年的生活。晚年回顾一生的这首词作，他又深有用心地选用了“诉衷情”这个词牌。

《诉衷情》，词牌选得好，正是向苍天、向后人诉说自己的衷情。他爱国，但人家不让他爱！他有理想壮志，但人家不让他实现！他想去前线，但人家不让他去，偏偏让他闲死在大后方、老死在床上！

他这满腹悲愤衷情，向谁诉？谁可表？只有苍凉悲壮地再写一首《示儿》，让儿孙们在真的有一天“北定中原”的时候，在他的坟前告诉他一声。生人作死语，死后仍不渝。做为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并非以“直捣黄龙府”的业绩，而是以他对祖国至死不渝、言行一致的耿耿忠心而名垂千古的。

卜算子·咏梅

陆 游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屈原爱兰，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而陆游则酷爱梅花。在他的全部诗词作品中，竟有一百五十六首写梅花，这是为什么？读过这首《卜算子》，人们会深深理解：这是托物言志、咏物自喻。陆游一生坚持抗金北上、收复中原，虽三次被罢官、屡屡遭打击，但他却从不向投降派靠拢，至死不改志向。这正像词中所写的梅花——无人疼爱地独自开放在荒凉的“驿外断桥边”，经风、着雨、惹妒、被碾，成泥作土，它却仍然“香如故”。梅花与自然环境做斗争，陆游则与人世间的恶势力抗争，死也不悔。梅花与陆游，终于成为一个形象。

陆游一生，始终不与投降派为伍，始终因鼓吹抗金而受迫害。进士考试不顺秦桧与朝廷意，宁知有落榜危险，也要在策论中力言抗战，果然到手的状元被秦桧夺了去，连个进士也不给，直到五年后秦桧死，他才得以出仕。隆兴抗战失败，他这个负责后勤事条的通判，与主将张浚一起罢免，他觉得光荣，后来的诗词中屡屡以参加隆兴抗战为荣耀。在汉中前线过于积极抗战，又与统帅王炎一起罢撤，到了成都范成大这位新统帅那里继续鼓吹抗金，被同僚讥